

吴扬

张修佳 主编

YI SHU YU SHENG HUO



艺术 与生活 ④

吴 扬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艺术与生活·第4辑·吴扬/张修佳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398-2132-0

I. 艺… II. 张…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中国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J222.7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2417号

艺术与生活·吴 扬 ④

主 编: 张修佳

责任编辑: 马 涛

责任校对: 司开江

装帧设计: 大 可

出 版: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14层 邮编: 230071)

网 址: <http://www.ah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36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8-2132-0

总 定 价: 288.00元 (全套九册)

吴扬

张修佳 主编

YI SHU YU SHENG HUO



艺术与生活⁴

吴扬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艺术与生活

人物画家中间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位是吴扬（1970年生），他曾以其一系列描绘“东方美人”的工笔彩绘人物画享名。作品中这些女子，说“大家闺秀”也好，说“小家碧玉”也好，在批评界那里甚至已被定义为“吴氏美人”——她们的瓜子脸型与五官长相几乎没有差别，不能不说是千篇一律，但白皙的肤色，细细的眉眼，小而长的鼻，厚实的樱桃嘴，加之柔弱而不乏修长、多半介于妙龄淑女与少妇之间女子才有的体态，在通常赋予这些人物以晚清着装打扮及相应的传统典雅居室环境之后，尤能显示出她们别有的风韵与雅致，确有一种“清纯和恬静”的“秀美”；而这种“秀美”与“清纯和恬静”在其“深居闺阁”的常态下，似乎更能令人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某种幽思的情怀……

ISBN 978-7-5398-2132-0



9 787539 821320 >

总定价：288.00元
(全套九册)

4.2
69



【吴
扬】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吴 扬

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2000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课程班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画院专职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

吴扬性情： 从闺房丽质到广场众生

范达明

人物画家中间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位是吴扬（1970年生），他曾以其一系列描绘“东方美人”的工笔彩绘人物画享名。作品中这些女子，说“大家闺秀”也好，说“小家碧玉”也好，在批评界那里甚至已被定义为“吴氏美人”——她们的瓜子脸型与五官长相几乎没有差别，不能不说是千篇一律，但白皙的肤色，细细的眉眼，小而长的鼻，厚实的樱桃嘴，加之柔弱而不乏修长、多半介于妙龄淑女与少妇之间女子才有的体态，在通常赋予这些人物以晚清着装打扮及相应的传统典雅居室环境之后，尤能显示出她们别有的风韵与雅致，确有一种“清纯和恬静”的“秀美”；而这

种“秀美”与“清纯和恬静”在其“深居闺阁”的常态下，似乎更能令人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某种幽思的情怀……从审美造型形态上看，其来源既有从中国传统绘画如明清小说人物绣像、插图的传承，也可感觉到民间传统木版年画的造型风格（如夸大的人物头部的比例，鲜亮饱满的用色强度）或清末民初月份牌、美人广告某些形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有来自国外的（如莫迪里阿尼、克里姆特等）影响。这是一类可以堪称在大俗的表现形式中透泄大雅的精神意蕴的作品。本来，表现题材与画面造型做到了这个份上，已颇见特色，也属难能可贵，但到此为止吴扬显然并不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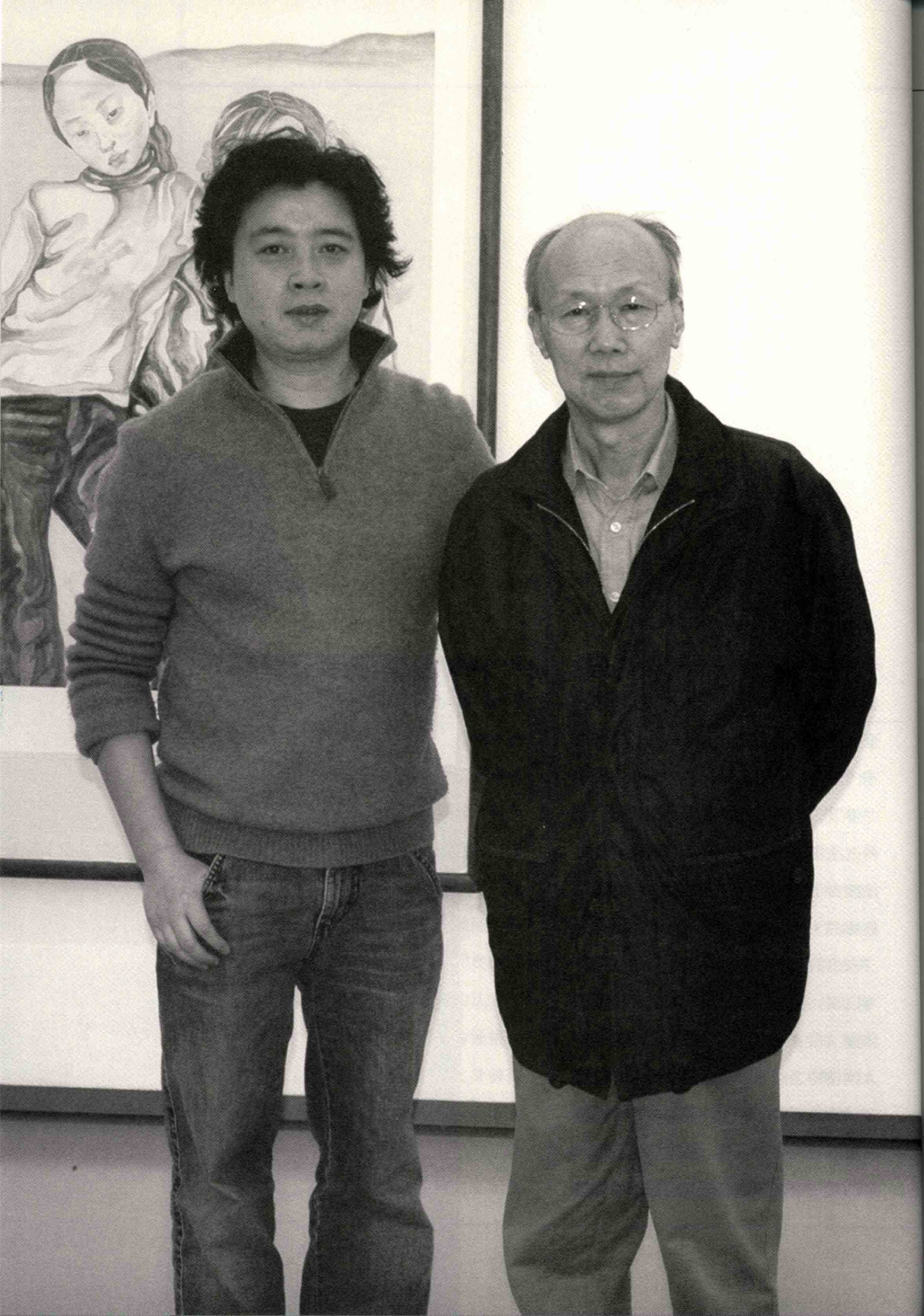


换言之，作者在此系列的延续作品中更迈出了在今天看来并不惊天动地却少有人迈出的一步，即让这些“清纯和恬静”的典雅女子干脆完全褪去遮蔽身子的衣装而通体裸露。做这一点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它们的出现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着装女子作品同属一个系列（通常为65cm×65cm的方幅或再加倍为竖幅），它意味着有了此前不少同类但着装女子（获得了特定文化身份的认定也有了充分的审美认同）的作品为铺垫，即令她们完全褪去作为人的文化身份首要标志的衣装，也仍不失其原有典雅女子的文化身份。二是由于她们仍然“深居闺阁”，一丝不挂的裸露就完全无伤

大雅，自己内心亦绝无难色；而同时因画面并不“褪去”作为其文化身份次要标志的“闺阁”的典雅环境，又补偿了她们失去衣装的损失。有了这样两个前提，我们也就不会将她们混同于现代的（或西方的）风流女子或风尘女子，不会将她们的表现与“脱衣秀”之类的玩意等量齐观——因为“脱衣秀”者是在一定的社会性圈子或某种相对可公开场合为着他人进行完全是商业性的做“秀”，是为“俗”；而这些“东方美人”的这类状态则是在秘不示人的全封闭自我环境内的一种自我存在，如果说这也是做“秀”，那么也一定是和通常女子在梳妆台镜子前的自我观照、自

我审视相仿佛，是属于一种自由自在的自我欣赏或自我品味，是为“雅”（甚至可以说，这类女子不管她们做什么都不“俗”，与“俗”都不沾边；别人的“俗”，在她们那里就为“雅”）。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就揭示出了我们东方民族女子的总体特征。这也是我之所以称她们为“东方美人”（作者称她们为“东方的少女”）之“东方”的原因。可以说，眼下那一类泛泛的美人画或人体画（后者不少就是写生或照抄粗俗女人体模特之作）我们已司空见惯，但真正“秀色可餐”的美，因为其有个性特色而总是叫人稀罕的。此前我们在老一辈的美人画画家徐启雄先生那里看到过





这样的美。他画中的那些清纯可人的美丽女子都很写实，她们的外形轮廓，我相信来自于徐启雄先生故乡温州某一类的女孩或女子，一定是那种曾为他所深有体会的人物形象。像吴扬这样的美人画或人体画，也一定有其切实的生活源头与心理源头（此不赘述）。这类女性题材作品若是在女性画家的笔下将被视为女性主义（笔者曾以此分析过古仪的作品），但出自于一位男性青年画家的手笔，它们不属于女性主义自然是无疑的；吴扬自己则认为是“比较唯美”，但又“不同于古典的唯美”。如果这类画中女性是有直接的生活原型，如果作者首先是出于对现实的异性对象的美感

认同，那么这种美感认同之物质的或心理的基础，总是富于情感的生命力的与性的爱欲的——若不离题太远而回到“作品”本身来看，我以为，它们的独特价值，是在于作者以他的审美创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似曾见识但却很少在绘画中看到的某一层次某一类型女性之性格与外貌的风韵和美丽——一种交融着民间气息的亲和与贵族气质的端庄的魅力。不仅如此，他还以她们的人体向我们创造了一种幻觉，使观者相信自己还可能撩开这一层次这一类型女子闺阁的帏帘，一睹这般典雅闺秀原本永远隐秘不宣的春色与丽质。

吴扬在接受批评家毛建波的访谈时

曾说：他是在以“自己心目中的唯美”将女子“画得非常完美”，让“人们喜欢它”而“难以拒绝”——不过走到了这一步的吴扬在描绘与表现女性方面也算将大俗与大雅推到了极致，走到了头（尽管这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回合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看到他画出像《城市的春天》那类作品的原因。他说他也“对城市广场这一题材有偏爱”，“因为它代表和体现着一个城市”——“每个城市都会设立一个主题性广场，每天都会在那里碰到男女老少三教九流的人在做不同的事，在特定的环境发生各种事。这个城市舞台，能体现非常多的内涵”。对“城市广场

题材”他“会再画下去”，“还在不断地搜集资料”。无疑，“城市广场”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聚焦的窗口。这也说明画人物的吴扬毕竟是性情中人，社会大舞台的芸芸众生、各色人等的不同性情与性格的魅力，终究也是激起他绘画创作与表现欲望的更大领域。从闺阁丽质到广场众生，说明吴扬善于能动地为自己开辟最适合自己性情从而得以依次投入艺术探索的不同战场——战线并不太长，战斗却未有终期。无论是在“闺阁”还是在“广场”，或者还将在什么地方，我相信他都能继续为我们提供与描绘出他心底意欲表现又尽可能完美而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来。



读吴扬画作

谢
海

凡高有一双忧郁与孤傲并存的眼睛，齐白石脸上眼镜的后面是一双经世历态而又若智若愚的眼睛，就当代而言，在照相术、解剖学被普及的今天，传阿堵之神似乎已经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怎么样用传统的绘画语言和一整套既有的程式表现当代文化语境。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每一件传承有序的艺术精品无不浓缩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和特定时间节点意义上的痕迹。所以，所有集大成者他们只能成为名家，而不能成为大师；所以，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当下中国画拟古、复古风气如此盛行是多么地让人匪夷所思；所以，考量浙江画院吴扬的作品就有了不一般

的意义。

我和吴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有关他的事情，大多道听途说，比如吴扬从小到大过于顺利，该上学就上学，该工作就工作，创作得多了，该参展的就参展了，该获奖的就获奖了。我也看过他无数的作品和他自己一篇写城市工笔人物画的文章，但我对他的了解也就仅此而已。因此，当我接了为吴扬的作品写几句话的“活”之后，我特别地后悔，后悔当初过于冲动。不过，在我评述新一代中国画家、浙派沿革等等讲座的课件里，吴扬的作品还是会被多次提及的。在我看来，吴扬的作品是浙江画坛的一个别样，区别于很多人穿着

